

安吳四種卷第三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從第世榮
族子慎言合註

中衢一勺卷第三

下卷

庚辰雜著三

漕爲天下之急務者以其爲官吏利藪也貪吏之誅求良民奸民之挾制貪吏始而交征終必交惡關係政體者甚鉅說者皆謂漕弊已極然清釐實無善策或以爲州縣一年用度取給于漕故不能不縱之浮收勒折是無漕州縣一革此項則勢必誤糧州縣虧空寶由于此是無漕及有漕

卷三
一
而不起運之州縣其虧空又從何來乎凡此皆貪贛州縣
造作言語愚弄上司以遂其賊民肥橐之私而爲之上司
者或受其愚而不加省察或利其賄而爲之飾詞以致浮
勒日甚尙復覲顏抗論自命清官一唱百和延害心術誰
復肯揣本齊末廣思集益使閭閻免漁奪之苦幫丁祛賠
累之病州縣無竭歷之虞乎查州縣收漕有例定耗米自
加一四至每石五升不等以爲修理倉廩斗級辛食車腳
津貼旗丁食米之用辦漕有餘卽留爲該州縣辦公之資
是清漕本不爲州縣之累也合計各衛所其無屯田者不
及十分之一多者至每船千畝少亦數百畝田隨船轉移

許典賣其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所領例價雖不
敷用然逐年撙節屯田租入則津貼裕如已頭柁水手有
工食家口有月糧又有輕齋月贈簾席等銀頭柁又許土
宜免稅幫丁附帶客貨每船數百千石不等得受水腳豈
宜復有賠累無如十羊九牧爲人擇官多方以耗剝之各
衛有本幫千總領運足矣而一缺兩官間年輪運漕臣每
歲委本幫官爲押重又別委候補一人爲押空每省有糧
道督押足矣又別委同通爲總運沿途有地方文武催儉
足矣又有漕委督委撫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淀津不下數
百員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無濟公事然不得不借幫下

之脂膏以酬屬員之奔競且爲保舉私人之地淮安盤糧漕臣親查米數而委之弁兵通州上倉臣親驗米色而聽之經紀兩處所費數皆不貲一總運所費萬兩一重運所費二三千兩一空運一催償所費皆數百千兩又沿途閘壩有漕夫頭每一船過一閘需索百般是故幫丁專言運糧其費取給于官而有餘合計陋規賄賂雖力索州縣之兌費而尚不足善治漕者先清屯田責成衛所督課耕耘量其所入以一半給家計一半備公需停委重空責成本幫裁派總運責成糧道盡撤催償委員責成沿途文武裁汰漕夫責成閘官看守閘板繳關每一幫船抵閘聽其

通力合作提溜更速水次則嚴禁嫖賭及隨幫收帳者盤
糧責成漕臣而使督臣稽察之通州責成倉臣督同坐糧
廳革退經紀之爲積蠹者則幫丁之辦公從容無須州縣
津貼而州縣無所藉口以誅求于小民奸民不能激衆以
凌辱其長吏藏富于民以培氣脈以尊體統否則浮收勒
折日增一日竭民力以積衆怒東南大患終必在此矣

庚辰雜著四

皇上惠愛黎庶以諫臣言

飭直隸守土之臣興水利幽冀水利始于宋臣何承矩財
後爲此說者尤多其詳在潞水客談

國朝怡賢親王與閣臣朱軾經畫粗備直隸通志具載其事然皆未能上籌國計之盈絀下察民情之疾苦小民難與慮始以坼輔千餘里之地悉欲相度形勢以舉東南水利之法導山疏渠刊阡置陌盡用官力則勢有不能勸用民力則小民安於故習未見其利而興作煩苦胥吏因緣爲奸必且驚擾閭閻物議沸騰善舉中止六百年來志大心勞而敷功不奏者非一世也夫南糧三四百萬石連檣五千餘艘截黃達衛以行一線運河之間層層倒閘節節挽繩合計修隄防設官吏造船隻廩丁船每漕一石抵都常二三倍于東南之市價雖不能知其確數所費歲皆以

千萬計矣是必得明農而善心計者專司其事議置官屯
以爲民倡夫歲漕米不及四百萬石是東南膏田中歲二
百萬畝之所產也以民閒業佃各半計之有田四百萬畝
則租入可以當全漕已開方法里長三百六十步方里爲
田五百三十畝是方百里卽可得田五百三十萬畝坼輔
之西水自紫荆關來者千有餘里其東則八溝灤陽之水
皆西流入長城成大川南則河南山東山西三省南北邊
之水循漳滏而滙于淀津是不患無水也相度近河之處
土味甘平有橫理能保澤者或馬廠或旗租或民地爰置
入屯其有窪下水占之掘因勢消疏而加以圩岸則死易

集事召東南習農而無田者厚資之使開溝渠治畔岸先以方十里之地畫畝而耕既效則徐擴之要以十年至方百里而止以三十萬畝爲農官公署倉廩官佃居止場圃尙餘產米之田五百萬畝與佃各半歲入當五百萬石較南漕之數已有餘可以爲旱潦不虞之備約計召官佃置農具安廬舍給牛種陸續爲之所費不過及一歲轉漕之數耳如是則舉事而不驚衆益上而不剝下百世之勲可集而東南之困可蘇也然後議減江浙賦重之區如江廣而止以其減之所剩量增官俸兵餉營驛馬乾使汎吏悍卒無所藉口以擾吾良民小民見官屯之利自必仿而行

之不令而行不課而勤矣至虞集原議濱海斥鹵殖葦之場築隄捍海而引水灌之此四體不勤之談也斥鹵之地類皆碱板唯葦草借淡水而生長于鹹水則堅韌中材若虞說以蒼穀即使成田二三年後碱氣上升其田旋廢唯粵東有鹹水稻種撒於海灘不勞而收恐其地燠煖與北方異宜若試行之而有效則其爲公私之利益有非言語所能讚嘆形容者矣

庚辰雜著五

鹽法以兩淮爲大請言兩淮而以類推之說者皆謂私鹽充斥阻壞官引遂以緝私梟爲治鹽之要此下策也兩淮

鹽境西盡兩湖北至河南之歸陳光而東下盡徐州南自江寧沿江上盡江西之域幅員六省綱食百六十八萬引俱計口定額今戶口之增無算而每年常絀銷三五十萬引則私暢官滯之說似矣然私有十一種梟私特其一二而爲數至少近時正引節次加斤至三百六十四斤而淮南捆至五六百斤淮北且及倍此官商夾帶之私也官鹽船戶自帶私鹽沿途銷售者船私也灌安襄荆鄖者潞私也灌宜昌者川私也灌寶永者粵西私也灌吉建者粵東與閩私也灌歸陳者蘆私也灌饒州寧國者浙私也回客糧艘夾帶以灌江廣腹內者漕私也又有各口岸商巡捕

獲私鹽入店名曰功鹽作官售賣而不遵例按斤配引輸課者功私也其潞蘆粵東西閩浙之私皆鄰境官商轉賣越境之鹽漕私亦買自天津公口岸及淮南之江甘總唯潞私有梟販夾雜其中而川私與淮北鳳潁泗之私爲梟徒自販耳梟徒之首名大仗頭其副名副仗頭下則有秤手書手總名曰當青皮各站馬頭私鹽過其地則輸錢故曰鹽關爲私販過秤主交易故又曰鹽行爭奪馬頭打仗過于戰陳又有乘夜率衆賊殺者名曰放黑刀遣人探聽四面設砲位鳥鎗長矛大刀鞭鎌之器畢具然相約不拒

捕非力不足也。知拒捕則官兵必傷敗，恐成大獄，阻壞生計耳。淮南以深江孔家涵子爲下馬頭，而瓜州老虎頸爲上馬頭。淮北以新壩龍苴城爲下馬頭，而錢家集古寨爲上馬頭。大夥常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爲輩，皆強很有技，能猶幸文武吏卒利規賄，緝捕不盡力。上司催促甚，則商之仗頭取其役使數人以鹽數百千斤解交，名曰送功。若皆認真巡緝，使梟徒曉然共知私之不能復販，則解釋仇怨，并方以爭。一旦之命，其爲害豈特十百于阻壞鹽法而已哉？官船舊時受載，大者三千引，小者亦千餘引，每引水腳銀一兩。一年受載兩三次，故船戶不俟爲奸而自足。今

船一載需年半乃能回空而船式如舊大船才受七八百引小者三四百引水腳如舊而埠頭之抽分較前四倍船戶所剩以訉商夥商廝而猶不足約計造船之費五千兩每年須歸船主官利銀千餘每船舵水數十人辛食之費并蓬纜油索每年又需千餘計年半非得銀四千兩則不能償本皆取給于賣私官商夾帶加斤十已浮四益以船私比水程所載引數不啻過倍官船與私梟皆集儀徵儀徵改捆之所婦女埽其腳鹽已敷儀民之食而大小官吏皆指老虎頸爲私窩百計設禁而不知其去路知者以爲言卽獲咎于商而爲大吏所不容掩耳盜鈴事同兒

戲竈戶燒鹽售與場商而場商于停煎之時舉錢濟竈比及旺煎以大桶中其鹽重利收其債竈戶交鹽而不得値非透私則無以爲生故商私之鹽本則浮取于大桶水腳則隱射于水程又無官課故有識之士爲之說曰鹽暢而引滯商贏而課絀然官引到岸先賣商私而船私則賣於中途又在商私之前課旣甚絀鹽官不能不誅求于商贏者終歸于絀暢者終歸于滯病勢相因莫洞其源而皆曰緝私甚者則釀巨案否亦徒增官費而無成效故曰下策善治鹽者有上中二策中策有二一曰稽查火伏一曰烙驗官船場官有火伏簿扇以查竈煎之數竈有定額一

一日夜煎鹽一鍤有定斤名曰火伏嚴禁大桶重利飭寵
戶所有之鹽場商盡數收賣則梟徒無所得鹽而私之源
清矣運官鹽必以官船律有明文官先按船編號排甲量
其載之所勝烙于船而注于冊載不及九分則不准開行
而私之委清矣革除埠頭浮費而于口岸建鹽倉船至卽
卸鹽上倉不過兩月船自載米煤等物順流而下船得倍
利並以便民是雖不足以杜越境之私而官商既不能賣
無引之鹽又不能使船戶帶私以代水腳梟徒無從得鹽
則衆自解散是亦可以提行溢課而無滯紬之憂矣若依
上策則裁撤大小管鹽官役唯留運司主錢糧場大使管

竈戶不立商垣不分畛域通核現行鹽課每斤定數若干各處雖難畫一斷不可致懸殊彷現行鐵硝之例聽商販領本地州縣印照赴場官挂號繳課買鹽州縣發照後一面具詳運司查核則場官不能乾沒正課而運司與場員俱有平餘州縣亦藉鹽照紙硃之費津貼辦公長江大河轉輸迅速民間鹽價必減于今十之五六而私鹽十一種皆輸官課課入必數倍于今梟徒化爲小販不至失業爲盜賊以擾害閭閻撥出現行課額仍歸正供酌提盈餘增翰詹科道部院司員之養廉略如同通使京職不爲債累而外放取償于所屬衝繁州縣量設公費使廉吏可以不

浮取于民而無賠累。是一舉而公私皆得。衆美畢具。千年府海之陋。一朝盡革。六馬朽索之凜。萬世無虞者矣。

覆吳提刑書

棣華先生提刑閣下。月前在半壁店行營。承以本年直隸被水至重。身居其官。卽未能興水利。要必先除水害。委問設施之要。世臣多識先達。如是用心。如是立志。殊少其人。閣下蒿目災黎。不欲負職蒼生之幸也。比以畿東畿北雖屬舊遊。而直隸大川皆來自西南。未習地形。不敢摭襲前言。妄行陳說。近就食大名。沿途詢問。目驗水迹。心測水理。用悉愚見。以備採擇。竊謂燕齊水患與吳越異。吳越災由